

中国女性文化丛书

青灯红颜泪

——佛坛后的尼姑生活

郑岗岭 著



中国女性文化丛书

青灯红颜泪

——佛坛后的尼姑生活

郑岗岭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 新登字 05 号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封建礼教的禁欲原则与宗教的禁欲主义联合起来，对两性之间的正常感情关系极尽摧残、挞伐，导致了性的畸变。特别是那些遁入空门的尼姑们，所遭受的精神压迫更为残酷。作者从大量的历史古籍中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尼姑的生活，鞭挞了禁欲主义及其社会的丑恶势力，歌颂了善良女性对美好人生的大胆追求，和无所畏惧的反抗精神。

青 灯 红 颜 泪

——佛坛后的尼姑生活

郑岗岭 著

责任编辑 张燕萍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杞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23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0000 册

ISBN 7-5348-0966-5 / I · 424 定价 5.40 元

前 言

恩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

构成两性之间感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人的情欲，而人的情欲又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换言之，自从有人类，便有人类的情欲，哪怕这种情欲是卑劣的，丑恶的，恩格斯和黑格尔同样认为：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在西方的中世纪，和中国的封建时代，封建礼教的禁欲原则与宗教的禁欲主义联合起来，对于本能的人性极尽摧残、拮据之能事。造成了灵与肉的分裂，导致了性的畸变。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成了淫秽和罪恶的代名词。那些遁入空门的女性们，所遭受的压迫摧残尤其为甚。

然而，物极必反乃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性，作为人类延续种属的自然功能，并非人力所能禁锢泯灭得了的，过分的禁锢与压抑，只能造成它的反面。即性禁锢的结果导致了性饥渴，造成了性放纵。这种性放纵，无疑是对禁欲主义一种本能反

抗，而且，愈是禁欲主义的专制最有力最无人道的地方，反抗的程度也更加剧烈，更为大胆。据一些文献记载：明清之季的一些尼庵中，已成为藏污纳垢之藪，许多尼姑公然将男子勾引到庵中，轮流取乐。尼姑与人私奔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尼姑与和尚甚至公开迎娶，花轿喷呐，鞭炮齐鸣。作为对禁欲主义的反动，这种纵欲原则无疑有其合理因素，起码来说，是不应过分指责的。但是，这种人生态度是否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摹仿或借鉴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作者认为，人的精神本能不应该受到禁欲主义的桎梏，但也不能回到动物式的无节制地步。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面对着西方性解放浪潮的冲击，有责任拿起笔来，运用文学的形式，申明自己的人生观点，教育并引导青年读者正确、清醒地对待婚姻、爱情这一人生课题。本人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也正在这里。

在编写这部反映古代尼姑生活的文学作品过程中，作者披沙拣金，在阅读了大量历史古籍的基础上，剔除糟粕，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用通俗的白话文演绎而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尼姑们的生活，鞭撻了禁欲主义及其社会丑恶势力，歌颂了善良女性对美好人生的大胆追求，和无所畏惧的反抗精神。

《桃花庵》和《玉簪记》两个故事，取材于家

喻户晓的两个戏剧。故事细腻地刻划了妙禅、妙常两个小尼姑的纯洁、善良、美丽、可爱。这两个年轻尼姑，都有着很不幸的身世，一个从小失去父母，被老尼姑收养，一个战乱中失去亲人，躲进尼庵避难。身世的坎坷，佛门的清规，并未泯灭她们对人生幸福的向往和追求，相反，这种大胆的爱情追求却更为强烈、执着。所不同的是，《桃花庵》中的妙禅，由于从小生活在尼庵之中，未经过世事的磨练，显得更为单纯、幼稚，而经历过荣辱兴衰，又博览群书，识人颇深的陈妙常，却更为精明、干练、冷静、沉着。故尔，两个同样纯真的少女，一个以悲剧结束，一个以喜剧结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与二人性格迥异的是《红楼梦》中的妙玉，这个“欲洁何曾洁”的美丽尼姑，在书中和书外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人们的指责和误解。在这里，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将《红楼梦》中提供的情节扩展开来，较为细腻地展示了妙玉的内心世界，刻划出一个外表怪僻冷漠、内心炽热如火的绝代才女的真实形象。这篇作品是作者的一次创作尝试，难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这些缺点，有待于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加以克服。

收入本书的另外三篇作品，也是从古籍中采来，根据读者的阅读兴趣，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处

理。值得提到的是慧澄这个人物。此人年轻时遁入空门，因耐不住庵中寂寞，时常勾引一些纨绔子弟到庵中淫荡取乐，后来发展到与他人做牵头，诱骗良家妇女的地步。最后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这一形象提供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社会上绝对不会有一尘不染的绿洲存在，那些自命为最清静最纯洁的所谓世外桃源，往往隐藏着最污浊最肮脏的淫荡与铜臭。正所谓“云空未必空”也！其二，当一股汹涌澎湃的纵欲潮流袭来的时候，一个人应该做到清醒、冷静，发乎情而止乎礼。在不损害别人幸福的同时，可以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将个人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否则的话，等待自己的必将是自己亲手酿就的一杯苦酒。慧澄这个艺术形象，正是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想说的话还有许多，但是既然有作品存在，读者自会品评鉴赏。作者热诚地希望，能收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意见。以利于本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快的进步。

作者 1992.11.

目 录

前言	(1)
桃花庵	(1)
1.春催桃红	(1)
2.虎丘相会	(5)
3.数罗汉	(10)
4.夜雨润花	(17)
5.师父道元	(21)
6.妙禅惊变	(29)
7.张才丧命	(34)
8.王三思卖婴	(44)
9.窦氏访夫	(50)
10.庵堂结拜	(57)
11.苏府认子	(63)
玉簪记	(72)
1.三挫张于湖	(72)
2.潘必正投亲	(82)
3.琴挑	(86)
4.一种相思两样愁	(96)

5. 姑疑与幽会	(106)
6. 风云乍起	(114)
7. 秋江赶舟歌	(120)
芙蓉屏	(130)
1. 芙蓉图题诗	(130)
2. 崔俊臣卖字	(137)
3. 夫妻重逢	(145)
春莺赋	(151)
1. 女尼的心事	(151)
2. 乔装访生	(156)
3. 春莺双飞	(164)
梦断栊翠庵	(169)
1. 春满大观园	(169)
2. 品茶栊翠庵	(175)
3. 白雪红梅	(183)
4. 宝玉复帖	(188)
5. 凹晶馆联诗	(194)
6. 听琴惊梦	(201)
血染静乐院	(208)
1. 计赚狄氏	(208)
2. 巫娘子受辱	(216)
3. 血染静乐院	(225)

桃花庵

1. 春催桃红

一阵又一阵春风，吹去了严冬的寒意，一场又一场细雨，带来了江南的春天。转眼之间，灰蒙蒙的天空晴朗明亮了，黄惨惨的太阳温暖柔和了，光秃秃的树枝上鼓起了胞壮的芽苞，眨眼便绽开满树活泼泼的嫩叶，淡绿鹅黄，茸茸闪亮，远远近近的田野，也氤氲出一团团红雾紫霰，树杪间开始响起黄鹂紫燕的呢喃啼啭，纵横交织的河渠港汊里，往来着运秧的小舢板，白亮亮的水田里，不时响起老水牛的哞叫，和插秧妹子春天般明媚的笑声。

对于姑苏人来说，春天是繁忙的，也是欢乐的。然而对于小尼姑妙禅来说，春天的到来只能加深她的苦闷。

妙禅住在桃花庵里，这是姑苏城南五里处的一座尼庵。尼庵座落在一片开阔的高岗上，有二亩地大小。趴在高墙的花窗前，就能看到绿油油的稻田和路上的行人。庵内共有三人，师父道元，是位五十岁的老尼。一年四季，板着一个冷漠又温静的面

孔。对于徒儿，她有着师父的严峻与母亲的慈爱。她平时沉默寡言，与徒儿也很少闲聊，经常训斥徒儿的一句话便是：“还不快去诵经！”另外一位，是六十岁的王婆，这个勤快而和善的乡下女人，照应着师徒二人的饮食起居，在庵内她已住了近二十个春秋。

妙禅今年十八岁了。什么时候进的这个尼庵，她完全没有记忆。听师父说，她生下来不久，讨饭的母亲便将她遗弃在这里。如今父母亲流落何处，姓甚名谁，对于妙禅来说，已成为永远无法猜测的谜语。即使在梦中，她也从未见到过他们。打从记事那一天起，映现在她脑海中的全部世界，就是这个小小的尼庵，是青面靛额的金刚力士、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佛象前参拜的人们和香炉内袅袅上升的青烟。大概是五岁那年，她开始敲着叮咚的木鱼，跟着师父学习诵经。那些诘屈聱牙的经文，她完全不懂。每到诵经的时候，她就连连打起哈欠，有时念着念着就打起盹来。她一点不明白，读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坐在老柏树下面看蚂蚁爬树有趣。然而师父是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锲而不舍。那种虔诚肃穆的态度使妙禅感到很美，很生动，有一种使人沉迷使人心灵震颤的魅力。八岁的时候，她开始跟着师父学做佛事，在烟火熏黑了的大殿里，一边敲着木鱼，诵着金刚经、华严经

之类，一边看那些善男信女们在蒲团上跪倒、磕头，然后朝柜子里投上几枚硬币。有时也跟着师父走出庵门，给某户富豪人家做水陆道场，超渡他们死去的亡灵。每到这样的日子，妙禅总是分外高兴，因为她可以看到新奇而神秘的庵外世界了，可以看到穿红着绿的男男女女、活活泼泼的老老幼幼。遗憾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师父对她的管束也越来越严，不准她哭泣，也不准她大声说笑，更不允许与外界的男男女女接触交谈。每到插秧或收割的季节，常有些在田中耕作的农人到庵中饮水或歇凉，每到这种时候，师父就要逼她回到静室中去，那严厉的神色似乎在说，这些农人都是一些饿虎，随时会把人叼去。十六岁那年，师父拿出一把雪亮的剃刀，三下两下削去了她乌油油的秀发，那天夜里，她伤心地哭了一宵。

春风秋雨，寒露冷霜，转眼又是二年。今年妙禅十八岁了，十八岁的妙禅美如桃花。然而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庵中却没有桃花盛开。桃花庵，桃花庵，为什么没有桃花呢？没有桃花，为何又叫桃花庵呢？妙禅百思不得其解。她多么想看一眼外面的世界，看一眼那轻如云红如雾的桃花，看一眼那些英俊秀美的少男少女啊！自从落发之后，妙禅的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身体迅速地长高了，丰满了，胸前不知不觉鼓起两个包来。每次打水时

对井自照，她都会对着水中的影子看上半晌，她发现自己竟那样美丽那样动人，这让她高兴也让她叹息；每当参加佛事，她看到许许多多男人们猎人一般看着她，那贪婪的眼神让她惊恐也让她兴奋。随着年龄增长，她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常常感到苦闷难遣，感到焦躁不安，有时无缘无故地想哭上一场，有时因一缕风一朵花或一个梦境会兴奋许久。她经常期盼的是参加佛事，是看到那些男人和听到他们的谈笑之声。但是她又常常为自己这种念头忏悔许久恐怖许久，她知道这些是可耻的，是违背佛经教义的下十八层地狱的念头。然而她终难抑制自己。这一天，她又趴在花窗前，朝外观看，看田中劳作的男男女女，看路上熙来攘往的行人，看了许久，直到师父在佛堂上大声唤她，才怏怏不乐而回。

“师父，唤我何事？”妙禅胆怯地问。

“妙禅。”师父今天十分和蔼，“想出去玩一玩吗？”

“没，没想过，怕师父生气。”

“今天师父不生气。”师父微微笑道，“虎丘山起了大会，还有几台大戏，可热闹了！师父想带你游玩一天，你可愿意？”

“真的？”妙禅一蹦老高。

“嗯！”师父把脸一沉，“去到那里，不要东张西

望，不要与人说话，一切要听我吩咐。记住了吗？”

“记住了！”

妙禅说罢，看看天，太阳并没从西边出来。

2. 虎丘相会

一行三人上了路，妙禅兴冲冲走在前面，后面是师父道元和王婆。明亮的阳光和暖地照着，杨柳风徐徐拂过面颊，妙禅新换了一身青灰色道装，衬着桃花般的容貌，显得朴素而艳丽。赶会的人很多，道路上热闹非常，小河中舟船拥塞，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妙禅偷眼看看师父，她的脸色也被烂漫的春光映得笑盈盈的。

从桃花庵到虎丘山，有十几里路，要穿过热闹的市廛。妙禅长了十八岁，还是第一次进城，她又怎能不东张西望呢？那林立的酒楼茶肆，那高耸的宝塔神幢，那骑着大马、抬着彩轿、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还有来自异国的碧眼金发的洋男洋女，那曲桥，那水巷，还有种种叫不出名字的事物，都使她欢喜使她着迷，使她恍若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境。以前，她曾从王婆嘴里只言片语地听到过姑苏的名胜古迹，姑苏的风土人情，没想到眼见的竟比耳闻的好上百倍！她不时把王婆拉到身边，指指点点，问东问西，有时问得王婆也回答不出。看到妙禅那

高兴的样子，师父的脸又阴沉沉地拉了下来。

“妙禅，你看到了吗？那位公子骑着高头大马，穿得花团锦簇，后面跟着书僮仆役，那是富人家的公子；你再看那一位，衣衫褴褛，肌瘦面黄；手中端着讨饭破碗，那是穷人家的闺女。尘世再好，也有富有穷，哪如我们出家之人，都是佛祖的弟子，都可得到温饱和佛祖的护佑。”师父又见缝插针宣讲起佛经教义。

妙禅把头一低，不再言语。那眼光却偷偷地从眼角溜出，仍去窥视那阊阖万家。瞧！那个劈柴的小伙子多么精壮。艳阳照耀下他赤裸着臂膀，全身隆起结实的肌肉，斧头闪着光，落下又举起，干柴一瓣瓣劈开；那位淘米的秀气的女人，该是他的媳妇吧？那个戴着红兜肚的儿童定是他们的儿子。听王婆说，这是一个“家”：一男一女生活在一起，生一个漂亮的儿子，就成了一“家”。我能有一个这样的家吗？要是能有一个该多有意思！听王婆说，连天上飞的小鸟都有家，有儿有女，可师父为什么没个家呢？师父常说我们是出家人，是否出家人都不能有个家？自己是否注定了一辈子也要孤身独影？这是否也是佛祖的意旨？

虎丘山渐渐近了。妙禅已看到了高耸入云的云岩寺宝塔。人群稠密起来，有时简直摩肩接踵。穿着花缎锦袍的阔老，倒背着手握着纸扇一步三摇的

儒生，斜披袈裟项带念珠的和尚，在和暖的阳光下挤做一团。小摊也愈来愈多了，卖文房四宝笔筒镇纸的，卖首饰念珠手镯金锁的，卖山枣核桃板栗木耳的，凡属应有的无不尽有。师父拉着妙禅的手，挤出热烘烘的人流，朝虎丘山登去。过了山门，过了海涌桥，断梁殿、憨憨泉，她们撇开正路，走西边的小道上山，穿过几处月亮门，在冷香阁旁的一个茶室里坐了下来。师父要了一壶茶，三人慢慢喝着，走了十几里路，妙禅这时才感到真的有些累了。

戏台就搭在东边的石坪上，和茶楼遥遥相对。戏刚刚开始，和乐悠扬的笙弦箫笛之音渺渺传来。妙禅是第一次看戏，她听不见舞台上唱些什么，说些什么，也不知演的什么剧目。先是出来一个蹦蹦跳跳的小丫环，指天划地拍胸，又蹦蹦跳跳下去了，接着上场一个年轻书生，一个美貌小姐，那书生忽然跪倒在小姐面前，小姐却捂着脸背转身去……再后来便是书生一个人唉声叹气，一付病恹恹的样子。

“这唱的啥戏？王妈妈！”妙禅问道。

“这是《西厢记》。”王婆看了一眼师父，悄声说，“那位公子叫张君瑞，他爱上了崔相国的闺女崔莺莺，崔小姐也喜欢他，后来他们成了一家人。”

“噢！他们生有孩子吗？”妙禅又问。

“这？这戏上可没说。我想，他们年轻轻的，哪能不生孩子？”

“妙禅！咱们不看了，回去！”师父阴沉地说。

“下面还有呢，师父！”妙禅乞求道。

“都是些男欢女爱，有什么好看的？！”师父不悦地说道。

“师父，妙禅多年没出来玩过一次，就让她再玩一会儿吧。”王婆也替妙禅求情了。

“好，你们看吧。陈老爷家还要请我做佛事，我先走了。你们也早点回去！”

“是，师父。”妙禅回答。

师父匆匆地走了。王婆朝妙禅笑了笑，说：“妙禅，下一出叫‘竹坞听琴’，说的可是出家人的事了。”

“出家人？把我们出家人也编成戏了？”

“是呵。”

“你先说说，是怎么个编法。”

“好，我先给你把故事讲讲，看戏的时候就容易明白了。故事说的是很早很早以前，长安城外有个尼庵，庵中有个小尼，长得又好，又知书识礼。这一天，庵中来个相公，生得风流俊雅，两人一见便有了缘法，你也爱我，我也爱你。可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这天晚上，两人都睡不着，那相公在屋里弹琴，那小尼在屋外听。后来呢，还是把话说破